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二

天台陶宗儀

九成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撰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澁

讀之徃徃昧其句讀況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

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忱嘗

為解釋今不復有偶得灤陽趙仁舉字伯昂箋註本

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以便披覽

云有未解者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為句為讀

記曰絳即東雍去聲為守去聲理所稟參所切實沈

分去聲氣畜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去聲晉

韓魏之相剝割。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今無磽

切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叢

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州字或屬上句。人因得附為

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與。益侈心耗物害時

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脾緬

疑也。緬孤顛。阿伛。玄武踞。守居割有

北。自甲辛苞太池。橫硤旁。潭中癸次。木

腔暴三丈。餘。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洄

漣。虹蜺雄雌。穹鞠覩。礙。島坻

淹淹委委。沙靡縵。蘿蕃翠蔓紅刺相拂綴。

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思。西

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立。萬力千氣。

底。發。蔬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

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鬪。黃帑。累。珠。

丹碧錦襖。身刀囊鞞。縞。白豹玄班。飫距

。掌脾。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

。有槐。護。靈鬱蔭後頤。渠決決綠池西

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擁

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栢。有栢蒼青官士。

列與槐朋友。嶢。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

刮級面西。○異隅疑作間。○黃原缺天。○汾水鈎

帶。○白言謁。○行且良間。○遠岡青縈。○近樓臺井

間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

所為去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遵瀕西

濟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鏤。○黎深撓撓奴巧切收

窮。○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執北回股努。○

帶徒計切。○捩刀計切。○蹴墉。○御渠歆池。○南楯楹。○景恠

孀。○蛟龍鈎牽。○寶龜靈麤薄猛切。○文文章章。○陰

欲呼合切。○墊都念切。○歆括呼切。○煙潰靄聚桃李蘭蕙。○神君

仙人衣裳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豚音

原。○開哈呼來切。○儲。○虛明茫茫。○嵬眼瀕耳。○可大

客旅鍾鼓樂。○提鵬挈鷺。○偈音池豪渠。○憎乖憐

圍。○正西曰白濱。○蒼烏外切。○深憐黎。○素女雪舞百

佾。○水翠披。○嚶嚶虛郭切。○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

。○挾橫埒音劣埒。○日卯酉日或作自。○樵途隴徑幽委。○蟲鳥

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婉魚毀切。○絢化

。○大小亭餽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俾乘墉

。○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谿壑。○水

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墉。○為或作

其池溝沼渠瀑湲音叢。○潺終出。○汨汨于筆切。○街街哇

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士悍。水沮預切將

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麗麗

上下可通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盖豪王

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

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否音補建

者。池由於煬。及當作者雅文安。薛雅裴發土

築臺為拒。幾平聲附於污宮。水本於正平軌。病

井涵生物瘠。引古。沃漑人便。幾附於河渠。

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污於汙宮其可。書

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見一本

亦註解者不著姓名所分句讀與前畧有不同處併

附于此絳。即東雍為守理所。一作世說。土田。

士人。宜。得地形勝。自將失瞰窮華。俾緬孤

顛。阿倂玄武。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

△泓橫硤旁。一作潭中。△癸次木腔。一作瀑三丈餘

作一子午梁。△虹蜺雄雌穹鞠覷蠶。一作莎靡縵。

南連軒井。△陣。△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一作

△彘匿地。△電火。△雷風。△右胡人。△鬚。△黃帑纍

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搗。△縞。△白豹

玄班。△飶距掌脾。一作有槐負護霽。一作鬱蔭。△渠

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擁列△與槐朋友

△異鴨間△白言謁行△旦民間△遠岡青紫△近

△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

△所為發生收斂△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澗望△作一

瑤翻碧瀲△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執北回

股努帶披蹴墉△南楯楹△景恠燭△蛟龍鉤牽

△烟漬靄聚△開哈儲△虛明茫茫△提鵬△絮鷺

△唧唧千幅△迎引西東△日卯酉樵途鴟徑幽委

○蟲鳴聲○晝夜○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

隄上○亭後前陴乘墉△如連山群峯△擁地高

下作一鑿高槽作一絕竇墉作一為池溝沼渠此作

瀑滾每字汨汨街街△町畦阡陌每字間入汾作一

水祖宗族茂盛△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

△麗絕地郡作一考其臺亭沼沚之增△後其能無

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誅

△此本多此字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澗△人便幾

附於河渠作一

今寺觀削木為籌置溷園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

嗜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揚愔為相使進廁籌然則

愔所進者豈即此與按說文廁清也從广則聲韻初

吏切間也雜也次也園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劍從王之廁汲黯傳衛青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牀邊據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漢書注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夫武帝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澗而見之然漢文居灞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即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兩物間爲義又郅都傳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

非是溷園他如劉安別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篇適其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淡儀禮旣夕禮甸人築圻坎隸人溫廁塞廁萬石君傳建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洒注孟康曰廁行清踰行中受糞函也至於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等及如廁見柏人金日磾如廁擒莽何羅范睢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陶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石崇廁郭璞被髮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鹵簿入側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蒯瞶盟

孔悝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類則真溷園矣
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
今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
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爲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靜
慧散人之號狹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
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爲棲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嘗

往訪焉秀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爲譏之
疏曰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
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

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繞離了百戲棚中
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
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
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滿雌雄劍
劈破愁城七皇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紉做鹿
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
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里草履麻衣匾
皂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
帶葉算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
結果尋幾箇烟霞外逍遙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

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
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魂陣當
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開
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牢着眼看烏飛兔走急回
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
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
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紙帳梅
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
椰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
繡腹宣揚老子經文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撩牙

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
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
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胭脂見全真本
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堂
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新王母不比
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鎚百鍊不回萬夫難敵疇昔
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
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撒等閒秋月
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莊
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

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
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
玉罄金鍾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邇傳誦以資笑談
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俳視厚德君
子有間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文真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斤以賢行稱一
日有獻馬鞭於王者鞭內暗藏一鐵簡拔靶取之則
得王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
人則防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爲王悟亟還
之

泰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
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
與母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
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爲孝行所
感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

世榮

郡人也天性仁慈

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
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
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
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墨苛慘惟以鞭

朴立威爲務哀哉

諺云三代仕宦學不得着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群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

語

呂仲實先生

思誠

僉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

習學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從王法不許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人者案議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甚貧至

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

携布袍貿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

春衫辦早厨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

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

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

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

困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

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申申卯

卯辰辰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

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
子午丑未之類漢東宣伯聚先生嘗作浙江潮候
圖說云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
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執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
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
海門下有沙渾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
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礙沙渾
回簿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拽則奮而上
齊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
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

天河激湧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
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
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
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
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朏消於朏朏而大小
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生日爲陽宗水之所從故晝
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
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析木河漢
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
夫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

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驚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

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意云此說博極群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汐者蓋莫能過之矣因併錄之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十八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旣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

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
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囹圄中從
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
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
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其
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
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
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爲
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
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

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
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
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
乎旣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
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
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
父母膝下比母仍似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
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
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携二兒
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爲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

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携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真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善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

子女終身誓不再娶

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齧齒之歲見育宮中嘗觀先后閱書法數軸將榻以賜藩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縹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縹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荅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壁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

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迹強効竇持時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詳其善惡諸人隨事荅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縹易以漆軸黃麻紙縹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作合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嘆其雄逸云及考之書苑菁華特健藥作云特健樂恐是鈇梓誤耳皆云吳景大書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詞種得海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皆云吳景大書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

無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爲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罌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窓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百數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恠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人

後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
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竒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
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
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
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荅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
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
然後持羸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爲常今妾
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
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

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
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
叙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
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
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
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
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
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
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

治大聖至德普覺真知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
子大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八合失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二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三

天台陶宗儀九成

中書省准陝西行省咨察罕腦兒宣慰司呈八匝街禮
敬坊王弼告至正三年九月內到義利坊平易店見
有算卦王先生因問來歷致爭當月二十九日夜睡
房窓下似風吹葫蘆聲不時有之請到李法師遣送
虛空人言算卦先生使我來哭聲內稱冤枉弼祝之
曰爾神爾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豐州黑河村周大
親女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出後院被這
王先生將我殺了做奴婢使喚如今教在你家作恠

哭者索要衣服抄寫所說赴官陳告差盧捕盜等與
社長吳信甫於王先生房內搜獲木印二顆黑羅繩
二條上釘鐵鍼四箇魘鎮女身小紙人八箇五色綵
五色絨上俱有頭髮相纏又小葫蘆一箇上拴紅頭
繩一條內盛琥珀珠二顆外包五色絨朱書符命一
沓又告十二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
坊開張機房耿大第二男頑驢這先生改名頑童我
年一十八歲被那老先生引三箇伴當殺了我二十
二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腦兒李帖家孩兒延
奴又名搶灰那老賊殺了我改名買賣我被殺時年

十四歲勘問得犯人王萬里即王先生狀招年五十
一歲江西省吉安路民於襄陽周先生處習會陰陽
課命至順二年三月內到興元府逢見劉先生云我
會使術法迷惑人心收採生魂使去人家作禍廣得
財物我有收下的賣與你一箇隨於身畔取出五色
綵帛并頭髮相結一塊言稱這箇小名喚延奴我課
算揀性格聰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咒語迷惑
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朶眼睛咒取活氣剖腹掏割心
肝各小塊曬乾搗羅爲末收裹及用五色綵帛同生
魂頭髮相結用紙作人形樣符水咒遣往人家作恠

根隨到伊下處至夜劉先生焚香念咒燒符聽得口
言不見形影問師父你教我誰家裏索甚去劉先生
分付李延奴你與這先生做伴去說罷將咒語收禁
萬里與訖鈔七十五兩買得五色綵帛頭髮相結一
塊稱說可改名買賣傳教采生遣使收禁符命咒水
又云牛狗肉破法休喫續後於房州山地面經過逢
見廣州舊識鄺先生云我亦會遣使鬼竄我有收下
的生竄賣與你萬里與訖鈔一錠鄺先生取出五色
綵帛頭髮相結紙人兒一箇云此名耿頑童萬里將
與李買賣一處遣使以課算爲由前到大同路豐州

黑河村地面往來至正二年八月內到於周大家課
命將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算性格聰慧要將殺害收
采生竄至九月十七日夜於周大住宅後院墻下黑
影內潛藏間見一人往後院內來認得係是月惜在
彼出後萬里密念咒語向前拖拽往東奔走將月惜
禁止端立脫下沿身衣服用元帶魚刀將其額皮割
開扯下懸蓋眼膽及將頭髮割下一縷用紙人并五
色采帛絨線相結作塊一如人形樣然後割下鼻口
唇舌耳尖眼睛手十指稍脚十趾梢却剖開胸腹纔
方倒地氣絕又將心肝肺各割一塊曬乾搗末裝於

小葫蘆內至正三年九月內來到察罕腦兒平易店安下開張卦肆與王弼相爭挾讐令生鬼周月惜等三名前往本家作禍爲買馬肉食因店內將牛肉作馬肉賣與因此不能收禁事發到官及責得李福寶即李帖狀結生到孩兒延奴常有疾病於五岳觀口許出家落在紙灰內改名捨灰天曆二年二月內令其趕牛牧放不歸此時饑荒想得被人虧害不曾根尋及行移奉元路咸寧縣并大同路豐州照勘耿頑童周月惜致死緣由相同呈乞咨請施行准此送據刑部擬得王萬里殘忍不道合令凌遲處死其妻子

遷徙海南安置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寶傳今不能記其全篇有人出永嘉高則誠明烏寶傳相示雖曰以文爲戲要亦有關於世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爲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污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

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爲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扁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執利其富室執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屢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

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爲事實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爲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執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僞爲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爲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

秋世本姓死若存餘技烏獲皆爲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喬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新喻傅汝礪先生

若金

嘗志其妻殯云君諱淑字蕙蘭

姓孫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月而卒君高朗秀惠生六歲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問安畢佐諸母具食飲退治

女工晡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旣夕聚家人瞑坐說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悅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動之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必慎所擇矣即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慕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孝道死之日母大慟旣瞑目久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寬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爲父母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爲將奈何君後富貴幸念之言旣復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一日也後三日寓殯湘中及序其遺藁云故妻孫

氏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凡女誡之書教之詩固未之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爲近體五七言語皆閒雅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爲又恒毀其藁家人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維組紉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稱之因出其藁得五言七首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廿六句特爲編集成帙題曰綠窓遺藁序而藏之五言詩曰窓裏人初起窓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流鶯空巧語倦

聽不須調

右一

小閣烹香茗疏簾下玉鈎燈光翻出鼎

釵影倒沉甌婢捧消春困親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

月轉晚妝樓

右二

燈前催曉妝把酒向高堂但願梅花

月年年映壽觴

右三

采閣閉朝寒妝成擬問安忽聞春

雪下喚婢捲簾看

右四

粲粲梅花樹盈盈似玉人甘心

對冰雪不愛艷陽春

右五

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蟠

桃花樹裏繡得董雙成

右六

自拂雙眉黛何曾慣得愁

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

右七

七言詩曰樓前楊柳發

青枝樓下春寒病起時獨坐小窓無氣力隔簾風亂

海棠絲

右一

綠窓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懶上身昨日

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右小妹方纔習孝經
可憐嬌怯性偏靈自尋女誠窓前讀嗔道家人不與
聽右幾點梅花發小盆冰肌玉骨伴黃昏隔窓久坐
憐清影聞劃金釵記月痕右繡被寒多未欲眠梨花
枝上聽春鶉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家買紙錢右
春雨隨風濕粉墻園花滴滴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
少流過長溝水亦香右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瑤池
月滿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鸞飛去幾時來右空堦
日晚雨纔乾小婢相隨倚畫闌金釵誤掛緋桃落羅
袖愁依翠竹寒右小窓今夕繡鍼閒坐對銀蟾整翠

髮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似人間右乞巧樓前

雨乍晴彎彎新月伴雙星隣家小女都相學鬪取金

盆看五生右庭院深深早閉門停鍼無語對黃昏碧

紗窓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右未成章詩曰

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登樓聞過鴈開戶見棲鷗

繡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雪晴山顯翠風暖水生紋

萱草當堦綠櫻桃落地紅芍藥開時病茶蘼落處愁

玉釵簪茉莉羅扇繡芙蓉窓前垂柳分春色鏡裏幽

蘭對曉妝花間影過那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慈親

教婢回金剪驕妹嗔人奪繡鍼妝成寶鏡楊花過行

出珠簾燕子歸自傾瓮裏春泉水親灌堦前石竹花
海棠帶雨臙脂重楊柳凝烟翡翠濃先生既喪妻哀
戚之情多見於詩悼亡曰驚飈吹羅幙明月照堦
春草忽不芳秋蘭亦同死斯人蘊淑德夙昔明詩禮
靈質奄獨化孤魂將安止迢迢湘西山湛湛江中水
水深有時極山高有時已憂思何能齊日月從此始
右皇天平四時白日一何遽勤儉畢婚姻新人忽復
故衾裳歛遺襲棺槨無完具送葬出北門徘徊怛歸
路玉顏不可恃况乃紈與素纍纍花下墳鬱鬱塋西
樹他人亮同此胡爲獨哀慕右新婚誓偕老恩義永

且深旦暮爲夫婦哀戚奄相尋涼月燭西樓悲風鳴
北林空帷奠中櫛中房虛織絰辭章餘婉奕琴瑟有
餘音睠言瞻故物惻愴內不任豈無新人好焉知諧
我心掩穴撫長暮涕下霑衣襟右人生貴有別室家
各有宜貧賤遠結婚中心兩不移前日良宴會今爲
死別離親戚各在前臨訣不成辭傍人拭我淚令我
要裁悲共盡固人理誰能心勿思右感獨曰幽幽蕙
草晚靡靡蘭芳斷皎皎夜泉人冥冥不復旦流塵棲
暗壁涼吹經虛幔無論懽意消日復愁思亂魂傷夕
方永氣變秋將晏當窓慘斷素捐篋悲柔翰憶初成

好合誓且同憂患何言遂長終獨處增永歎寤寢忽
如在展轉驚復散念茲何嗟及哀至聊自判百日日
人生悲死別矧在心相知新婚未及久杳杳遽何之
昔爲連理木今爲斷腸枝相去時幾何百日奄在茲
虧月有圓夕逝水無還期棄置非人情何以爲我思
入室曰妝閣閉長夜幽蘭坐復春猶疑挑錦字不見
掩羅巾故物空在目蕭條生網塵右虛窓明月滿芳
砌綠苔滋花間時染翰尚憶解題詩寂寞幽泉下貞
心空自知右追和蕙蘭曰小窓開盡碧桃枝憶得青
鸞化去時昨夜秋風妬幽怨夢中吹斷素琴絲右江

上愁時復值春帶圍寬盡不宜身階前舊種櫻桃樹
日暮飛花故著人右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
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已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
歸至中途憇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竒恠
似非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與王竊疑懼然不敢
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
無他過惡望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
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
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仆地氣絕旣斂胸間微

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儼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不備具問曰汝爲秦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荅曰某傭工平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爲何人亦不知降卒爲何事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荅亦如之乃反接王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背王即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問第三庭王告曰某曾爲白起偏將其當年殺趙降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蓋

因父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招承庭吏發王還第一庭檢錄陽壽及閱籍尚有若干年即命原攝卒引至原憇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而起妻子親隣旣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傳之至京師者差進士高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吉爲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抄錄公文此一事然雖若幻誕端可爲爲將而嗜殺人之戒故畧節大槩如上

楊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

矜他姓陳氏田傍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兒約能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之一分之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侔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爲立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卮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媿司竊念吾所讐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養生計即所

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爲券悉值前人相視驚嘆司紀爲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遂具雞酒飲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已怒甚歸積膏火破盜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間聞人啓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且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

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
疑給以疾卧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
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
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爲具白
前所仇事瀝酒爲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
間人不善慎勿爲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爲婚姻自是
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此在至正初元間吾謂司
氏婦之極諫與司氏之易慮時天固以監之所以李
不復可加害也向使司氏決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
復田未必不無禍一念之善從而兩家子孫皆蒙其

利澤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嗚呼天豈遠人哉天豈遠
人哉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
中何事不傷冤因供寨木無桑柘爲著鄉兵絕子孫
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畧安存至於雞犬皆星
散日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茅
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
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爾深山更
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亂曰握手相看

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要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
人不怕天古寺拆爲修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
逐去渾閒事正是鑿輿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
非寓言也

今人謂曾祖父曰太公此蓋相承之謬當稱祖父爲是
後漢李固之父郤爲司空固女當固伏誅曰曰太公
以來云注太公謂祖父郤也

御史臺准陝西行臺咨監察御史烏古孫良禎呈狀聞
綱常者天之所以經天下者也天子所以爲天守綱
常者也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凡觸罪於綱常者不容

於死又烏可處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謹按遼陽行省

丞相荅失帖木兒

即駙馬丞相也

心懷陰險行畜姦邪敗壞

彝倫反側不道通天之罪無所於容昔在晉邸擢登
首相居百僚之上極一品之榮受任託孤躬承顧命
君臣分義至重且深及乎大事之時干戈之際盡領
北土之兵以救顛危本官陰畜二心坐觀成敗南至
紅橋逗遛不進致於敗亡不能死義覩面入降大虧
臣節反以籍口矜爲已功天下義士聞之莫不爲耻
昔丁公爲項王一將耳嘗二心於漢及天下定高帝
誅之後世稱其明斷方楚之與漢敵國之執未分尚

以大義責之以示垂戒今荅失帖木兒之於晉邸爵
祿之寵已崇君臣之分素定較之丁公不忠之罪又
有甚焉况天曆之初營克樞密知院御史已嘗糾言
又復賄賂權臣出爲江西行省丞相兩居江浙至與
房隣拜降都運賄賂交通壞亂鹽法至今官民皆被
其害中間徇私敗政不可枚舉所至之處流毒一方
今則移置遼陽遼陽民奚罪焉原其本官昔旣不忠
今豈盡節又兼遼陽即係東方重鎮反覆之人豈宜
處此脫有邊釁關繫非輕似此賣國賣臣之罪使其
人已死猶當追貶今旣未死得以幸追天祿設居相

位是國法不行邪正不辯愚恐姦臣賊子接迹倣倣
甚非國家之福伏望奏爲天下正綱常之義將
荅失帖木兒流竄遐荒追奪累受宣命庶幾人臣
分嚴罪於綱常者死有餘辜以爲不忠不道之勸其
於治道不爲小補天下幸甚公論幸甚至正元年八
月十二日別理怯不花怯薛第一日忽魯禿納鉢裏
有時分雲都赤汪家奴殿中伯撒里大夫亦憐真班
經歷藏吉蒙古必闍赤朶朶等奏臺官備著西臺文
書俺商量來行與省家文書將他見行的勾當黜罷
了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初良禎之父江東建康道肅政廉
 訪使潤甫公澤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為憂
 屢請公再聘公不允仕西廣時聞寡居王安人者美
 而宜子夫人自為公謀聘之既歸執婦禮甚恭長夫
 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以居之相處雍睦宛若姊妹
 飲食起居罔有不同公獨內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
 良禎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為
 嗣續計耳今夫人既生子妾何事焉即出道家冠服
 一襲以示曰妾之志決矣請從此辭夫人固留不得
 公因謂夫人曰向吾再娶懼無後也若不改圖人其

以我為汰乎乃聽王氏去奩貲萬金悉返之自是出
 居一女道菴戒行嚴謹人未嘗能見其面而夫人歲
 時問遺彌至後良禎貴顯迎以歸事之如親母嗟夫
 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良禎外有嚴君內有賢
 母教誨造就之道有過人者宜乎在家為孝子而在
 朝為忠臣也然其馭歷臺省秉性剛介不畏彊禦事
 無不言言必有中如駙馬丞相恃居國戚莫敢孰何
 乃必發其底裏直使去位而後已推此一節則凡忠
 君之事類可知矣後至中書左丞而卒
 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為寺削道士為髡且各處陵

墓發掘迨盡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惟遺一
玉簪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
空餘白玉簪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三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四

天台陶言宗儀 九成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謹厚信於鄉
里後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
破會旁里有人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
汝賊也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
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
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若皆悞靡求生未有
若此餓夫之倔彊者察其志終不為吾用留之祇取
辱耳遂縛之於樹剗其肉使自啗之且嚼且罵曰我

食我肉無若汝賊行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賊怒絕其舌而死又江州路總管李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來守是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以謂九江爲豫章藩屏之地蘄黃乃九江唇齒之邦不可不早爲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慮公乃張文榜以諭民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在黼之分惟知盡死守土而已所謂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者也聞者悚然秋九月寇侵蘄黃屬邑公復上言宜速乘機進援苟淮西失守長江之險與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報

旣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平章禿堅不花奉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策禿堅不花以隄備把截爲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二日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奉總兵御史大夫領樞密院也先帖木兒命領兵進攻淮西亦來屯佳逗遛不前十四日武昌陷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蔽江而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禿堅不花孛羅帖木兒皆趨去僚佐司屬悉爲一空公亟發廩賑民收召士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不遑寢食以二十三日卧病然猶扶憊乘肩輿領兵出境行省以公忠誠昭著授

本省參知政事行江州南康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
二月初九日禿堅不花懼臺憲公議自三山移兵入
城十一日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縱火焚西門公立城
上身當矢石禿堅不花從北門趨去日中執益熾分
衆攻北門城遂陷公猶執鐵撾指揮左右迎戰衆驚
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口罵不絕聲遂殺之姪男
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時公謂子秉方曰我國之守
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
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
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則叔父無後不孝

莫大於是某當與叔父同死生矣兄無慮焉秉方不
獲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公
聞之手批責以大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
參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
紅巾自徽犯杭時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
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
將抹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
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他走將又以兵孤且
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
遂躍馬逆戰以死死時猶嚼齒罵不絕聲死之所則

天水橋也又福寧州尹王伯顏字伯敬濱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茲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衆執頗張州民群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豈容捨我去方今兵戈蠶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老千餘人詞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爲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進至青蛟屯楊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與戰破之旣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爲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遂爲賊所執其魁首王兼善者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屈再尹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豈跪賊耶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爲人臣當爲國死乃嚙舌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然可殺我不可害吾民官軍旦暮且至殺爾等無噍類矣會其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刺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君同起兵拒我阿撒都刺股慄口噤不能對公曰吾義當起兵殺賊何名拒汝因大罵不絕口且曰吾死當

爲神以殺汝曹魁大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微有血如乳時年七十矣子相亦被執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殺吾父義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詎能事賊邪魁知不可屈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潘慟哭曰吾旣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衆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爾何人也應曰我父爲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爲帥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爾之父祖世

爲國家臣子而爾忍僞耶旣而其勢復盛竟奪張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他處搜得張曰前日罵我者非爾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爾爲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爾僞也我何爲降再三終不屈縛于樹不解衣冠而殺之又江浙行省員外郎楊乘字文載濱州人蚤爲天官小史辟中書參議掾歷官至穀城介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州陷公與郎中赫德爾王仲溫員外月忽難都事張鏞俱坐黜公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公等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

丙申淮人陷平江連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
官吳縣丞張經等齎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廢處
田里又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里
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卣卓具牲醴告祖禰既竣
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圃中顧西日晴好慨然曰
晚節如是足矣命卣等治畦處置家事如平日撫其
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子立待命曰
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公儉約無姬侍其燕息寢處
人莫得與俱詰旦卣等恠寢門未啓發視之則公已
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

晚節為快又西臺監察御史張公謝職居雄山縣而
陷賊賊魁者素聞公有治績置公上坐脇之受僞官
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奴九人至前先殺妾次殺子女
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諭公曰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
為動容其罵如初魁怒拽下坐殺之此在至正辛卯
秋八月間公諱桓字彥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戰
爭十有餘年于茲矣為臣辱國為將辱師敗降奔竄
不可勝計甚者含詬忍耻偷生冒榮以為得志名節
大閑一蕩去弗顧求其忠義英烈於千百之中莫克
什一噫忠義英烈雖出於天性要亦講之有素處之

甚安故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無疑如李總
管黼王州尹伯顏樊參政執敬張御史桓林教授夢
正蕭處士景茂之殺身成仁視死如歸是必講之熟
而處之當一旦出於人所不肯爲遂以驚動天下而
精英忠烈之氣在宇宙間與嵩華相高者自不容泯
若桓之居在閒地乘之乂坐廢黜夢正之分顛講教
視握將帥之權受民社之託任大而責重者有間矣
一皆從容就義是尤難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
嘗得斗升之祿以養其父母尺寸之組以榮其身始
於保民終於保國臨大節而不可奪古稱烈丈夫又

豈能過是與至於子爲父死婦爲夫死聲光赫奕照
映史冊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可廢天理人
心之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是亦深仁
厚澤涵養所致孰謂百年之國而無人哉

瘞鶴銘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
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廖廓
耶奚奪之遽也迺畧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
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
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雷門
去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碣右割荆門歷下華亭奚集
真侶瘞爾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右刻在鎮江
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爲晉王右軍書惟
宋黃睿東觀餘論云爲陶隱居書良是其曰今審定
文裕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今號真
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巳卯歲而不著
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
名此又可證云壬辰歲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
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
十一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

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又有題丹陽
尉江陰宰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王逸少
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
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
二十三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閭
居不應二十三歲巳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閭
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歐
陽文忠公以爲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
顧况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睿字長孺號雲林子
邵武人又董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舉子厚所記

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爲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八爲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

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君字彥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况號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爲華陽隱居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

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
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
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舉本
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
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揚子
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吾鄉柯敬仲先生

九思

際遇

文宗起家爲奎章閣鑒

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閣賦
風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
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

宮燭香羅初翦朝衫御溝冰泮水接藍飛燕又呢喃
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
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
徧滿海內矣翦一作試

睦人邵玄同先生

桂子

嘗作忍默恕退四卦揭之坐隅

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
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豕曰忍剛發乎內
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爲能動
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
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

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
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
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于跨
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
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
于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
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
也形而爲鬪自求禍也其默卦曰默無咎可貞不利
有所言豕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無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貞

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
以去辨養靜初一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
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
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駟不及舌有悔象曰駟
不及舌滕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
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
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
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
也其恕卦曰恕有孚終吉豕曰恕之爲道善推其所
爲而已以已之心合人之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

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
 怨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怒而行求仁莫近
 焉象曰強而行之怨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
 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怨也次三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
 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蓄也次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
 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怨以從人也次五聖人與衆
 同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怨也上六責已重以周
 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怨也責已之道不
 可自怨也其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彖曰退止也勿

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吳月盈則退而虧四
 時之運成功者退而况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
 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無咎象曰
 其進未銳義無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
 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
 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無尤也
 次五終日如愚以退為進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
 進不可御也上六蠲蠖升高躓而不悔象曰蠲蠖升
 高其道窮也躓而不悔亦可戒也

文章用事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錄又謂之堆梁死屍

今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采戰之類曰房中術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然房中之謂豈取此一書與否衆曰娘子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頻擾也肥大也從女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爲婦女之稱故子

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覲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達旦又謂曰草娘苗人謂妻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風俗通漢何敞爲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龔壽隋書韋世康爲絳州刺史與子弟書云况娘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教坊記北齊時丈夫着婦人衣行歌傍人齊和云踏謠娘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暨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魏遺以巾幘歌曰不畏蕭娘與吳姥但畏合肥有韋虎

謂韋睿呂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帝宮婢曰雅娘唐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通神又武承嗣聞喬知之婢窈娘美奪取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黃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暮雨蕭蕭曲韋應物詩春風一曲杜韋娘柳子厚下殤女墓磚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丐於市韋青納爲姬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爲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錄呼白鸚鵡爲雪衣娘甘澤謠武三思晚獲一妓曰綺娘狄仁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姬也樊川集

杜秋娘年十五爲李錡妾錡敗入宮後坐譴歸故里又竇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娘去李賀集賀撰申胡子鬢篋歌成翔客喜擊觴起立命花娘出幙徘徊拜客劉賓客集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卧病遇妊娘留詩而愈傳奇崔氏鸞鴛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蒼駙馬青衣也余媚娘叙錄陸希聲娶余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湏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圖經蠶神謂之馬頭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工巧無比麗情集

陳敏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與欵狎續齊諧記齊穎
寓山陰夜見前宰妾萬文娘墨莊漫錄李后主令宮
嬪宵娘以帛繞脚令織小右畧舉一二不能悉載是
則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
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
載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莫
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
軍花蓋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
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
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來矣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
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利不在
常不在揚切湏欵欵細思量且卜水莫問米浮圖倒
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
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右不曉
所言何事姑識之或者以爲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巳
午之交也今張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
人也豈其然與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
曰上頭花蓋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

使上頭又天癸曰月事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
 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
 女病月事不下診其腎脉嗇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
 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
 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為識
 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施玄的的即上所云也然
 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
 伴洗裙裾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袖人腊出售余獲一觀其形
 長六寸許口耳目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鬚頭髮披至

鬢下須髮皆黃色間有白髮一根徧身黃毛長二分
 許臍下陰物乃男子也相傳云至元間 世皇受外

國貢獻以賜國公阿你哥者無幾何時即死因剖開
 背後剗去腸臟實以他物仍縫合烘乾故至今無恙

按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神異經
 西海有一鶴國人長七寸山海經有小人國名靖人

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為此小人也靖或
 作蟬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

所腊者豈其人與

天子臨軒授鉞類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

白骨中原萬鬼新
 義士精靈紅貫日
 仙家談笑海揚塵
 都將兩眼淒涼淚
 哭盡平生幾故人
 此至正辛丑間
 張琬菴承旨翥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參政伯琦詩也
 夫翰苑詞臣而寓言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矣
 或言一詩四人共十古山或懸亦小人因各辭入
 對對危姑連東海幾一臥人共十古司靈所異然
 昔對險去則如實以此則併錄合想諱姑至今無恙
 國竟熱以顯國公何於百管無幾何報明致因陪開
 信祖下劍神尺與千少林對安至天間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四 首白髮一外歸良黃子身二分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五

天台陶宗儀 九成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真偽非博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祖石刻之說今復究研大畧於稽古之書質正是否於好事之人用贅于此云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釐為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為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

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黧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皴皴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畧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挺擾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遺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榻歷代真跡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

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內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

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庾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

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譏其極爲可咲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板本校諸帖增益最多灃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

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筆意無足觀者汪遠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爲詳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鋌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極豐穰有神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

得汪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叅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剪裁湊合者欲舊帖之真面目四也

太師丞相脫脫之死蓋副樞哈馬與其弟雪雪并詹事

顙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也哈兄弟得侍
上帷幄而顙在東宮爲近侍故哈黨顙而私相誓曰
若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詹事矣既而
入中書又虞顙來其權不顙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
爲御史大夫顙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雪亦仰
藥死初顙有侍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桑顙一字之
異耳服勞執事得顙意顙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
逝經日乃醒云方坐臥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
之往都城隍廟轉發獄詞詞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
又行入祠西北隅大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

下已仰視之則太師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
汝無預因俾左右引之觀幽園見哈兄弟括髮關械
顧桑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可即歸此非人間世也
退而覺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有來約往院使家桑
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久生矣衆問其故
告以詳皆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體少不
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
浙西憲司經歷何伯大所說甚悉此特其略耳
黃山谷煮豆帖云庭堅頓首失牛兒來終日惘然至今
頭昏眼痛雖取所喜者爲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

能修問辱手誨喜承日用輕安所須諸方既無人可抄又意緒不佳嬾動耳煮黑豆法確豆一升按莎極淨用貫衆一斤細剉如骰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煮豆香熟日乾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簞取黑豆去貫衆空心日啗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世間不强學力行自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堅頓首翰禮秘校足下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妬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求爲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

樓盼盼韓香之於葉氏愛愛之於張逞者真絕無而僅有也大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李翠娥維揚名倡也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姓以辱身終日閉閣誦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爲盛事王巧兒京師上色也陳雲嶠同知與之狎攜至杭陳卒奉正室鐵氏以清慎勤儉終其身汪憐憐湖州角妓也涅古伯經歷常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妾鼠竊狗偷妾决不爲此態涅乃遣媒妁備財禮娶之經三載死汪髡髮尼寺時公卿士夫有往訪之者

汪故毀其身形以絕狂念卒老于尼若此者亦可以
追踪前古之懿德矣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爲室病且革顧謂洪
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妾
歌兒也卿能集曲調於妾未死時使預聞之雖死無
憾矣洪固滑稽輕佻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
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
誰共惟稱呼秀鍾谷水聲過楚雲玉交枝堅一片心
錦傳道餘二十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哭相思
兩手託空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

李順哥終無孝順逍遙樂永遂逍遙聽畢一笑而卒
因記中吳紀聞載一事云昆山倡周氏係籍部中張
子韶爲守時倡暴亡適道川來訪因命作下火文云
可惜許可惜許大家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
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
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
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某人向甚
麼處去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
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更聽下句嘆
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其事頗相類併

附于此云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
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
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旣
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蘇東坡
咏婢謔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
平江一驛舟中有題弔四狀元詩者不知誰所作詩曰
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
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兼善死公平爭似子
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舉王宗

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時爲湖廣憲僉兼
泰不花字也時爲台州路達魯花赤公平李齊字也
時爲高郵府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時爲江州路總管
此四公者或大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故
云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
憲僉不足道也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李勝一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
雞狀鼓翼長鳴明年戊戌春正月錢唐盧子明家一
雞伏九雛一雛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三月諸
暨袁彥城家一雞伏五雛一雛有四足二足在翼下

不數日皆死而各家亦無他異
越嶲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爲
苗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嚙指血題
詩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爲
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曰弱質空懷漆室憂
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
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
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盧伯玉

文璧

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鼃登廳前兩
目睜視類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

井遂跳入不出旣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死屍乃兩
日前二人同出爲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掩捕究問
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在生不食鼃見即買放豈一
念之善爲造物者固已鑒之鼃能雪寃良有以也
宋劉改之先生造詞贍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咏
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一曰銷薄春冰碾
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鞵泥汗偎人強剔龍涎香斷
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
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棗成斑時將粉淚偷彈記縮
玉曾教柳傳看算恩情相著搔便玉體歸期暗數畫

徧闌干每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
甚把仙郎暗掐莫放春閒一曰洛浦凌波為誰微步
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
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
笑教人款捻微褪些根有時自度歌聲悄不覺微尖
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茵催袞舞鳳輕分
懊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煙縷裙知何似似一
鈎新月淺碧籠雲近邵清溪亭貞嗣其體調以咏眉
目真雋永有味一曰巧鬪鸞環織凝嫵媚明裝未收
似江亭曉玩遙山拂翠宮簾暮捲新月橫鈎掃黛嫌

濃塗鉛訝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為皺多無力
翻做嬌羞填來不滿橫秋料著得人間多少愁記魚
箋緘啓背人偷歛鴈鈿膠併運指輕揉有喜先占長
顰難效柳葉輕黃金在否雙尖鎖試臨鸞一展依舊
風流一曰漆點填睚鳳稍侵鬢天然俊生記隔花瞥
見疎星炯炯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夢騰並
枕睥睨檀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將成
困酣曾被鶯驚強臨鏡按抄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
嫌羅密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闌鬪弄幾
度孜孜頻送情難忘處是絞綃搵透別淚雙零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其門首巷坊亦題曰恭敏不知當日名坊之義而七八十年來子孫消削第宅傾圮殆盡棄遺故址竟爲里豪薛得昭所吞土木一新鄉閭健羨忽有人獻諂於薛云若不除去舊坊終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數恭敏之族尊且長者惟李唐卿可主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李欣然撤之一夕嚶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問其故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旣罵且撻我負痛叫號故致此耳語旣暴死莫救又數年城燬于兵薛氏室屋財產悉空貧無爲計

遂執幹役於時貴之家噫子孫之不肖強霸之用心皆可爲後人鑒也

余家天台萬山中茅屋可以芘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雖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勝未嘗不在夢寐時見也偶讀廬陵羅景綸大經所著鶴林玉露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逕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

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
子作筍簌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
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
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
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
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
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
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
蓋少彼牽黃臂蒼駘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
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

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
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羅君語也余蓋亦
知此妙久矣風塵瀕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
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爲之三嘆
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
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
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
輟筆公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叟康里人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輩流忽翻然若有所
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學提舉段吉甫先生天祐贈

之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妝拭面別青樓便隨
南嶽夫人去不爲蘇州刺史留瑤館月明簫鳳下綺
窓雲散鏡鸞收却嫌疑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能改齋漫錄云唐陽郁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
鈿與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
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從
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陳
彭年作此不考之過也吁二先生之風流餘韻於此
可以想見矣

河南王

十憐古及

爲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吏田榮甫抱

牘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
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印朱濺汗滿襟王色不少
動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右
捧笠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
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爲丞相之量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弊帚開花又嘉興儒
學闈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
里煨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碓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
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恠而皆無恙豈非關係不國
家之氣數乎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焉是又不可曉也

傳按察者忘其名錢唐懷古嘗作一詞云靜中看記昔日湖山隱隱宛若虎踞龍蟠下襄樊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執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爲難

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輦路悄訶喝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蓋鴨頭綠調也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爲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隸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即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聽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

衆汝知之乎吾荅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嘗呈舉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夢覺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慎之

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字志道守贛州路任滿聽除時有故吏丘徃臨江貼補介魯尺牘見總管木八刺木即日錄用就遣丘持俸鈔五十定餽魯蓋魯以廉故家甚貧朋友間每分財以濟之丘竟匿其鈔後木數得魯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魯知爲丘匿有即具書請失謝之罪丘聞此惶赧無地令兒

子奉鈔還魯終不受且爲隱其惡未嘗與人言夫魯西域人也度量之宏深乃如是可謂厚德君子矣若丘者名教中所不可容尚孰責哉

中書平章濶濶反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貳適正室子拜馬朶兒赤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納環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伯顏所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遂白前事伯顏特爲奏聞奉旨命拜馬朶兒赤收繼小母高麗氏高麗氏夜與親母踰垣而出削髮爲尼伯顏怒以爲故違聖旨再奏命省臺洎侍正府官鞠問諸官奉命惟

謹鍛鍊備極慘酷時國公澗里吉思於鞠問官中獨秉權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數致語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爲言於伯顏之前宛曲解釋其事遂已帖木兒不花漢名劉正卿後至監察御史而卒亦其爲之而不問也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鷲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湛涪鄉

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則便志滿意得出肆入揚以爲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遽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寒號蟲何異哉是可哀已

嘗見人戲呼一譁訐者爲鄧思賢初不可曉後讀筆談始得其說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醫有十三科考之聖濟總錄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科

風科產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
兼金鏃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科則通兼言

之世臨不可言限來其罪賦之蓋思賢入各少入對
念難去少其故限難以制文制不可言限難盡以
欲其其類云如制云西人致信亦一書各澄思賢者
言其入勉和一轉其音為澄思賢而不可言對南華
斯其對愚何異若其西來月月之不能其地其
幾非矣宋之辭在首報其對其子將對其入不其
其出轉入其入其天不其對其其入不其對其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五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六

天台陶宗儀九成

宋泰山王質所著雲韜堂紹陶錄錄中首載栗里華陽
二譜惟先生之大節高風流播千古而質者乃能次
第其出處作為年譜且以名吾書紹陶之志是可尚
已遂錄于此云

典寶書陶栗里譜

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勳
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
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

世地色言俱僻而靈運為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
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溪而却靈運不入蓮
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典寧三年乙丑

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
子詩云於穆仁考澹焉虛止寄迹風雲宜茲愠喜
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
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
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
造化必有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

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大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
偏妾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鉏於後當是翟
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

亦柴桑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
年初為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父在
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

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大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父游戀所生父為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彊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憇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大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

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間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故有懷古

田舍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
寢迹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僂仰四十年有飲酒
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耻遂盡分然介終死
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爲州祭酒之時所謂投
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
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

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即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

威中經懼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尚未

歸柴桑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

來時經鄉閭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

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

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

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

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

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

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

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

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巳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

山陰晨采上藥夕聞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

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

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窓下臥

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渙田舍獲詩云曰余爲此來三
四星火頽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僂俛六九年召爲著作佐郎
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元熙元年己未

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
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即引酌野亭
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

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
時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
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永初元年庚申

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連挫
義熙間檀韶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
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
但願還渚中從我穎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奚况
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
廬又云春醪解飢飭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

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己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為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為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為猶續之嘗命為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為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於劉過厚於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

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歲宋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癸亥

晉潯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為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文間驟見益驩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分居及我多假伊好之洽接簷隣舍當時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為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誅參傳略見

元嘉三年丙寅

宋文帝

輟耕錄卷之六
七
草堂
云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
候饋以梁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頽延之
誅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
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平生好談歸盡蕭統以爲
景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
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
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荅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

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湏盡無復獨多慮
惟患不知旣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
大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書陶華陽譜

通明高風發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
身又生宋代自齊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
益退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
禮推移暫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
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炤之審故判
之不疑譜具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 宋世祖

君生於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洽村是母郝氏夢兩天人持鑪蕤香來前有娠今世為君再世為孫思邈兩世肇啓於郝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稟純陽多起飛心累功積行所升當益高推佛言參君迹畧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荻畫灰學書

泰始元年乙巳 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即有志養生語人仰書

天睹白日不覺為遠及長博讀書邃解文武諸伎

自後天文地理人事雖至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

罕傳歷年愈遠行世寢稀梁傳所載十二種今傳

惟三種傳不能紀十種唐志所載九種今傳惟四

種傳有志無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衍

考正益詳間與集注差異不致誤

元徽二年甲寅 宋蒼梧王

君年十九蕭將軍錄尚書引為諸王侍讀故事止典文學無他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召本

不為官雖在宦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緣執
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

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
去止句曲山體即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
旋不已語人吾見朱門廣廈雖適其華樂而無欲
徃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自常欲就之永
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亦緣
執使然此語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執相
符乃入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執成之惟難

契故曠世難就

隆昌元年癸酉

齊鬱林王

中君年三十八沈約為東陽屢要不至自棲句曲不
出所謂徧歷名山求訪仙藥或未然一至句章禮
育王塔一至丹陽應太子召他適皆無考又言往
東陽從孫游嶽授符圖經法亦無考惟楊羲靈寶
五符傳句容葛粲粲以傳陸修靜陸以傳孫許翹
二景歌東陽章靈民出都遇得以與孫度所得止
在秣陵句曲之間非遠適而後傳

永元元年己卯

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高三層身處其上弟子
 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不娶無子他眷亦
 不通先斷此根可議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
 聆響為樂間獨遊泉石此門忌濁便清神仙上景
 多雲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類
 是所謂熟之養之覆之若欲成辨必加將護大要
 離塵換境為上

中興元年辛巳 齊和帝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謁
 初齊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援讖文成梁字令弟

子進之遂以梁建國後覆沒亦預言朱點已巳詩
 嘆朝陽重離七元卒驗雖隱茅山不卻人主詢謀
 中大通初獻善勝成勝二刀度武帝狃陳慶之覆
 魏洛陽好大之心寢侈參會侯景大觸駭機豈盡
 忘抃世者但觀時耳蚤慕張良甚深黃石編書蓋
 天傳真秘謀兵法其間餘事推已及物亦致平緒術
 此門隱除魔顯定亂學道者問及君著水鏡握鏡
 當是早為豈挂晚念

天監元年壬午 梁高祖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游及即位恩禮彌

篤問訊弗絕屢招不出畫兩牛一牧放水草之間
一金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旁族季直亦
不肯事梁武帝嘗歎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
何繇乃爾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澗泉石益竒無蛇虎有佳木
及雜藥初乏青林及來居皆自茂在句曲東壟
中大通元年巳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宣闔以本草用蝨蟲水蛭之
屬傷物遲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

世傳闔自青城來句曲先升以君聞帝錄其積水
之功化後爲蓬萊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略今
茅山相傳稍詳但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
詣鄧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巖從鍾離
權受劍訣後二百餘年來叅黃龍惠南始竟佛言
不修正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絕於人境報
大盡還來散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
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隆禪宗未開圓覺以大通

元年至以是年去留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尅亡日仍爲告逝詩及卒顏色如
常香氣彌山華陽頌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
迨乃承唐世將賓來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爲陳臨
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爲唐太宗貞觀元年升
太平之盛降古所稀聖庭當是此時初隋文帝輔周
以國子博士召孫思邈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聖
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
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

素極類隱居他無種不類形有轉移神無變易自
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
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暮齡有少容所以
志驚嗟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
若爾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亥方二十
七歲豈得少容之嘆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弱冠
之譽度思邈之生適繼隱居之沒其爲後身何疑
挺契頌又云重離倘或似謂簡文與武帝俱非今
終又云七夕乃扶胥謂武帝凡七改元世稱推戴
爲策立侯景嘗爲懷朔鎮功曹吏至是篡梁稱漢

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篇中
 大事求之則機萌一頌二十字顧豈虛設矧又彰明
 業運頌又云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神既濟矣
 在於何所華原孫氏即其所在也已當知佛言報
 盡還來及舍生趣生至確何信識者推之薛岳
 清異錄二卷乃宋陶翰林穀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官
 志人事女行君子么麼釋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藥禽
 獸蟲魚支體作用居室衣服粧飾陳設器具文用武
 器酒漿茗薈饌羞喪葬鬼妖皆創為異名新說而萃
 譜一則尤奇甚因備錄之

藥譜

苾芻清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字詭
 異余大駭究其源底答言天成中進士侯寧極戲
 造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因時多艱不傳
 于世余以禮求假一通用娛閒暇

假君子 牽牛

昌明童子 川烏

淡伯 厚朴

木叔 胡椒

雪眉同氣 白扁豆

含丸使者 椒

馘毒仙 預知子

貴老 凍皮

遠秀卿 沉香

化米先生 神麴

九日三官 吳茱萸

燄容 硫黃

三閭小玉 白芷

中黃節士 麻黃

時美中 蒔蘿

導河掾

木猪

嗽神

五味

削堅中尉

三稜

曲方氏

防風

白大壽

吳木

洞庭奴隸

枳殼

黃英古

檀香

綠劍真人

菖蒲

魏去疾

阿魏

禹孫

澤瀉

橐籥尊師

仙靈

風稜御史

史君

雪如來

白芨

風味團頭

縮砂

赦肺侯

款冬

骨鯁元君

草薺

苦督郵

黃芩

調睡參軍

酸棗

黑司命

菴蓉

知微老

白薇

太青尊者

朴

既濟公

升麻

冷翠金剛

石楠

脫核嬰兒

桃仁

涇翁

訶梨

抱雪居士

香附

隨湯給事中

甘遂

斜枝大士

草龍

野丈

白頭

建陽八座

蛇床

玄房仲長統

阜

藜生藥王

覆盆

仁棗

川練

石仲寧

滑石

命門錄事

安息

隱上座

郁李

水狀元

紫蘇

飛風道者

牙硝

畢和尚

葶藶

金山力士

自然

麝男

甘松

冰喉尉

薄荷

草東床

大腹

腎曹都護

胡蘆

壽祖

威靈

玲瓏藿去病

藿香

千眼油

蕤人

延年卷雪

桑白

水銀腊

輕粉

黃香影子

梔子

六停劑

五味

顯明犯

阿膠

出樣珊瑚木通

中央粉蒲黃

瘡帚何首烏

支解香丁皮

洗瘴丹檳榔

海腊騏驎

水磨橄欖金鈴子

無名印地榆

無憂扇枇杷

鬼木串槐角

黑殺星夜明砂

續命筒乾漆

蠻龍舌血沒藥

清涼種香薷

羽化魁五加皮

度厄錢連翹

聖龍鬆瞿麥

翻胃木常山

湯主山茱萸

醒心杖遠志

王黃瓜馬兜鈴

偷蜜珊瑚草茸

德兒杏仁

混沌螟蛉寄生

永嘉聖脯乾薑

紅心石赤石脂

藥本五靈脂

靜風尾荆介

正坐丹砂附子

迎湯子兔絲子

山屠黃蘗

脾家瑞氣肉豆蔻

甜面淳于密陀僧

剔骨香青皮

痰宮劈歷半夏

玉虛飯龍腦

鎖眉根苦參

黑龍衣鱉甲

小帝青青鹽

百辣雲土姜

綬帶米麥蘗

半夏精天南星

夜金雄黃

沙田髓黃精

無聲虎大黃

小昌明草烏

草兵巴豆

巢煙九肋烏梅

百子堂草果

雛面還丹人參

琥珀孫松脂

賊參薺苳

不死麪茯苓

火泉竹瀝

比目沉香烏藥

陸續丸蔓荊子

地白瓜蒌根

天豆破故紙

滴膽芝 黃連

新羅白肉子 白附

瘦香嬌 丁香

破關符 蓬莪

玉絲皮 杜仲

血櫃 牡丹

川元蠶 川芎

九女春 鹿茸

百藥綿 黃耆

英華庫 益智

通天柱杖 牛膝

赤天佩 薑黃

丹田霖雨 巴戟

百文鬚 石斛

飛天蕊 旋覆

安神隊杖 麥門冬

鄆芝 天麻

錦繡根 芍藥

草魚目 薏苡

茅君寶蔭 蒼木

尉佗圭 桂

鍊形松子 柏子

蘆頭豹子 柴胡

丑寶 牛黃

肚裏屏風 艾

九畹菜 澤蘭

女二天 當歸

大通綠 木香

早水晶 鸚砂

還元大品 地黃

兩平草 羌活

死冰 白僵

一寸樓臺 蜂窠

二尸錄 枸杞

無情手 硃砂

拔萃團 麝香

綠鬚薑 細辛

笑靨金 菊花

走根梅 乾葛

八月珠 茴香

銀條德星 山藥

理光烏藥 良薑

樞聖 草撥

破軍殺 大戟

吉祥杵 桔梗

金母蛻 鬱金

線子檀 茅香

良醫七首 亭歷

產家大器 秦朮

滴金卵 延胡

鬼丹 盧會

宜州樣子 白豆蔻

瓦壠斑 具母

孝梗 知母

萬金茸 紫苑

秦尖 疾黎

西天蔓 前胡

蕨臣 卷栢

五福鬚 白歛

保生叢 藁本

狻奴 狗脊

蒜腦諸 百合

脩身弩 芫花

帝膏 蘇合香

玉靈片 石膏

宋馬永卿嬾真子錄云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
 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赫赫愍
 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啓土開
 封按漢功臣表開封愍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
 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
 永存爰及苗裔所謂參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
 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疊疊丞相允迪前從渾
 渾長源鬱鬱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

同隆宬此蓋謂青也功臣表開封愍侯舍封十一年
 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謂群川衆流以
 諭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宬以言自青後未有顯者
 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亡不載世家獨於
 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
 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六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六

此卷下收古今人說以家語不尊外其計始
北里之必世累豎山嶺前辭始可然又士大夫因前
山賦明公是必公之曾孫孫則身云不始則宋陶然
備支亦之公惜也焉理初以言自清公未亦懇
幾十二半夷美清歸四十八年
同劉宗也蓋謂書也也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七

天台陶宗儀 九成

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
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
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
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
執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
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
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
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

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
 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
 廉饗饗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雉
 鳧雙魚蟠虺如意紈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
 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稊草瑞
 草篆帶若蚌結星帶四旁飾輔乳鍾名用以碎乳鍾
大乳三十六外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
 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耳壺之類是也如
 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鍾之類是也
 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鼎尊壘彝舟類洗而

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觥爵斗有耳有流有卮觶之
也音攀蓋足類壺觥切酒類角無柱柶敦簠其形簋類鼎而矮豆獻牛偃
底甌錠徒徑切又斝觚鬲形製同鼎漢志鍤才宥切
也似金而大其實也盃戶戈切又胡臥切盛五味之器壺
類小瓮而有環盃也似鼎而有蓋有背有執攀壺
曰匾曰方曰溫盃於舍切覆蓋也似洗樣甌蒲後切
矮鋪類豆鋪陳罍類盛水器上方如斗鏤底匜代
切沃盥洗盆呼玄切類洗玉杆磬錚鐸征類鍾鏡
盥器戚斂飾物奩鑑鏡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
 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飾鳩車兒戲提梁龜蛇硯滴
 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知此者亦思

書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寢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爲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爲真古器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鍾鼎彝器辨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

嘗見夏琫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窾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淘亦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

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硃砂班甚者其班
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僞
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
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
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欵紋亦不同識乃篆字以
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
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
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蹇字其
字凹入也漢已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
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爲決非三代物也

欵乃花紋以爲飾古器欵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
周器有欵有識商器多無欵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
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欵必
細如髮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宛如
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
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
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欵稍
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
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
官塲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欵

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醞醋調細礪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覆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闕不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但辨其體質款紋

顏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粲然具備然清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欵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宣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錄黃睿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經庶可言精鑒也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碣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爲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

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爲保障之意嘗讀明史曰辭官不買不俗謂不通時宜者爲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今事塵土空緇白紵衣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

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着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

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旣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久失瞻仰於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像目犍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旣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東土也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

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歲三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

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衛音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安寺己丑歲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填王造始之歲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

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據此說又與碑文不同即今聖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填之所刻歟天竺之摹刻歟

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聲氍褥錦繡一條斜

吉之永豐劉氏女天兵南下日爲東平王郎中宥所虜後王聞其父母兄弟舅姑夫子咸在因放之歸且作歸婦吟以送之詩曰烈火都將玉石焚死生契濶憶

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望眼雙穿見白雲殘日鵲鴿
還有難北風鴻鴈正離群新詩送爾還家去重續當
年織錦紋吁固雖劉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者
矣

或者謂晉唐間人所畫士女多不帶耳環以爲古無穿
耳者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义揃不穿耳自古亦
有之矣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爲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
丫頭十二三春來綽約向人時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晡前小食爲點心唐史

鄭僂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
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驅口蓋國
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爲夫婦而所生子
孫永爲奴婢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
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爲驅者有禁又有倍送
者則標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
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
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
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

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皐隸女子入于舂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奴也則家生兒亦有所據

愠羝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愠羝張公可與者濟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平苟可以納忠於國雖斧鉞有所不避爲中書郎中日先帝時一大姦以元惡受顯戮後二子夤緣入侍幸沐天眷特各授行省平章開陛辭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獲靈一命之榮當不瞑目臣敢昧死請上命左右傳旨中書獨公不奉詔越數日上召丞相面諭之丞相退謂公曰聖意寵遇之深當復柰何公曰宗朝廷果欲舉行贈典必須雪其非罪若然是先帝不合誅之以先帝爲何如主哉則上之於先帝反不若大姦之有後矣不孝孰大焉丞

相備公言以聞上為動容而止公以病在告都堂有人訴宗室謀逆奏送刑部問狀逮鞫有證驗而死于獄宗室之妻見上泣曰臣妾夫某無罪枉死上但知送部而不謂其已死聖怒命御史臺鞫問丞相懼謀之公即扶疾至省取牘補署花押眾皆愕然丞相曰恐掾史所行有錯欲照畧耳非謂此也公曰自丞相以下皆當聽問某何獨求免邪既而緘牘令該掾抱詣臺臺官首問曰張郎中曾書卷否曰然臺官議曰張郎中所行未嘗差錯况此一事中書得旨施行執法者復何罪因覆奏曰臣等取省案

根勘宗室

某

之死不枉

上頷之其事遂寢如公者

誠天子之爭臣也矣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云經傳中無嬾姪二字嬾字乃世母字二合呼姪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兩字音為一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又圖寫以玩之一何動人也如此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嚙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

見於錢唐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
 遂為錢唐幕官其解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
 為錢唐尉為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
 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
 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犧泊河塘柁工遽
 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而火起舟尾蒼忙
 走報家已慟哭矣能改齋漫錄云劉次莊樂府解題
 曰錢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
 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
 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唐

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西故古辭云
 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余嘗記虞美人長短句云
 槐陰別院宜清晝入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
 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
 只除蘇小小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亦蘊藉可
 喜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

某人以善經紀積貲至鉅萬計而既鄙且嗇不欲書其
 姓名其尊行錢素菴者抱素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間
 善詩曲有集行於世某嘗以貴富驕之故作今樂府
 一闕譏警焉哨遍試把賢愚窮究看錢奴自古

呼銅臭徇已苦貪求待不教泉貨周流忍包羞油鐺
插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後曉夜尋思機殼緣情鉤
鉅巧取旁搜蠅頭場上苦驅馳馬足塵中厮追逐積
儻下無厭就捨死忘生出乖弄醜 耍孩兒 安貧
知足神明佑好聚歛多招悔尤王戎遺下舊牙籌夜
連明計算無休不思日月搬烏兔只與兒孫作馬牛
添消瘦不調裊鼎恣逞戈矛 十煞 漸消磨雙臉
春已凋颯兩鬢秋終朝不樂眉長皺恨不得櫃頭錢
五分息招人借架上裕一周年不放贖狼毒性如狼
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已膏油 九 有心待拜五侯

教人喚甚半州忍饑寒儻得家私厚待壘做錢山兒
倩軍士喝號提鈴守怕化做錢龍兒請法官行罡布
氣留半炊兒八徧把牙關叩只願得無支有管少出
多收 八 虧心事儘意爲不義財儘力陪那裏問
親弟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金谷嬌王凱一
任教夜雨新豐困馬周無親舊只知敬明侔皓齒不
想共肥馬輕裘 七 資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爲
錙銖捨命尋爭鬪田連阡陌心猶窄架插詩書眼不
耽也學采東籬菊子是箇裝呵元亮豹子浮丘 六
恨不得楊子江變做酒棗穰金積到斗爲幾文暉

肯錢受了些旁人呪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顏面二斤
麻把相知結下寇讐真紕繆一味的驕而且吝甚的
是樂以忘憂五這財曾然了董卓臍曾梟了元
載頭聚而不散遭殃咎怕不是堆金積玉連城富販
眼早野草閒花滿地愁干生受生財有道受用無由
四有一日大小運併在命宮死囚限纏在卯酉
甚的散得疾子爲你聚來得驟恰待調和新曲歌金
帳逼臨得佳人墜玉樓難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
壁相爛額焦頭三窓隔每都颭颭的飛椅卓每
都出出的走金銀錢米都消爲塵垢山魃木客相呼

喚寡宿孤辰厮趁逐喧白晝花月妖將家人狐媚虛
耗鬼把倉庫潛偷二惱天公降下災犯官刑繫
在囚他用錢時難參透待買他土木驢釘子輕輕釘
弔脊筋鈎兒淺淺鈎便用殺難寬宥魂飛蕩蕩魄散
悠悠尾出落他平生聚歛的情都寫做臨刑犯
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衢裏覓任他日炙風吹
慢慢的朽樂府中押逐贖菊字韻者蓋中州之音輕
與尤字韻相近故也此曲雖曰爲某而作然亦可以
爲世勸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藥夫人意花不

足擬其色似花藥之翾輕也或以爲姓費氏則誤矣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
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
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
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銜命陝右道出於蒲
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
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
心迨將勉情鍾始終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
百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大
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粥

雙鷹圖觀父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
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
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託君爲
重覺而恠之未卜其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携鷹圖
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
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
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大誌宜
之題畫詩書皆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群官
吏環視因縮不目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
果何如耶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

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艷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况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往往脂粉腥穢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盖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爲鞏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迄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

制雖

見而愛之就爲錄文於上按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以爲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靈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姨之弱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出拜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倦之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意旣而詩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者以爲生卽張子野宋玉性之著傳奇辨正按微之作姨母鄭

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也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卽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爲微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就耳事具侯鯖錄中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則四千四百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順

風海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國西至鄱陽湖接連江西省南康路界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汀洲路接連廣東潮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揚子江接連淮南省揚州界七百二十里東到大海四百九里西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州路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揚州路七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漳州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東北到松江海岸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連河南省安慶路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割福建道立

行省則又不同矣

里北四至八里也今歸蘇州府

今人謂易其所守者曰改常北夢鎖言左軍容使嚴遵

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猫

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

百丈水北里西南隆

二千五百一十里北隆

隆山西晉南東魏

武南晉魏

東魏東魏

西晉南東魏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七

隆日本國西至

